

則天皇帝

則天皇帝

吳

王文娟 孟云棣編劇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則 天 皇 帝

〔越 剧〕

則 天 皇 帝

編 剧 者 吳 琛 王文娟 孟云棣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7/16 插页：精10 平7 字数：83,000

1960年8月第1版 196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内软面装500册）

统一书号：10078·1622

平装定价：（八）0.52元

软面装定价：（八）0.56元

前 記

早就想把“武則天”这一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的材料写成剧本，并重新予以估价，但一直迟迟未敢动笔，这主要还是思想沒有解放。直到党号召我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創作，才开始动手写作。因此，这个作品，可以說是大跃进的产物，是破除迷信、大搞群众創作的产物。

武則天，这个一千三百多年前杰出的女政治家，一直在封建文人的笔下受到歪曲和污蔑。駱宾王的那篇《为徐敬业討武曌檄》在这方面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武則天不仅在御用正史上被污蔑，在很多野史、筆記及戏剧舞台上也一直、被污蔑，而且影响是那么深远，就凭我們这点历史知識和写作能力要替武則天翻案，其吃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其间，党的領導對我們写成这个剧本，起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作用。

譬如在初、二稿完成后，有些同志提了較多的意見，但領導却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励。同时給我們指出了缺点。特別重要的是對我們的創作思想指出了两个“不彻底”：一是思想解放得不彻底；二是翻案翻得不彻底。

当时我們的創作思想确如領導上指出的那样：我們虽然肯定武則天在历史上、政治上的进步作用，同时却又隱隱

約約地暴露了她的一些錯誤缺點(在初、二稿中还写了薛怀义、張昌宗、張易之等人物)。这种又肯定,又否定的創作思想还自以为很“辯証”,其实这充分說明了我們自己还没有彻底摆脱一千多年来封建士大夫們的旧影响。

之后,在党的領导具体帮助下,又作了一次較大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以圍繞着如何突出武則天这一正面人物的形象为中心。于是又翻了史料,作了对証和比較,才发现:愈近唐,对武的評价愈好,愈后則污蔑愈甚,举一例:在武則天与王皇后的斗争中,《旧唐書·王皇后傳》中是这样的:“……(武)昭仪寵遇日厚,(王皇)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氏母不許入宮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罢知政事,并将廢后……”

这里很清楚的說明王皇后是个既卑怯、又愚蠢又阴毒的人,高宗的廢她是有根据的,而到《新唐書》就变成:

“……而(武)昭仪詭險,即誣(王皇)后与母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資治通鑑》又成了:

“……六月,武昭仪誣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敕禁其母柳氏不許入宮……”

在封建士大夫的笔下这么几轉,詭險、阴毒的不是王皇后,倒是武則天了。

以上只是个小小的例子。从駱宾王的檄文中“秽乱春宮”一句話,演变出来的所謂“淫乱”,就成为封建卫道者最得意的一支投枪。其实,高宗死时,她已年近六十,称帝时已六十六岁。“張昌宗、張易之用事”〔通鑑卷260,神功元年

(697))已是七十二、三岁了,直到八十一岁死。所謂“淫乱”正如一位史学界同志所說,这已是常識以下的事了。

然而,即使在那些滿紙污蔑的記載中,仍掩盖不了武則天的雄才大略和她那神采奕奕的政治家风度。这方面,最近史学界的同志写了不少文章,我們不想在这里作較多的考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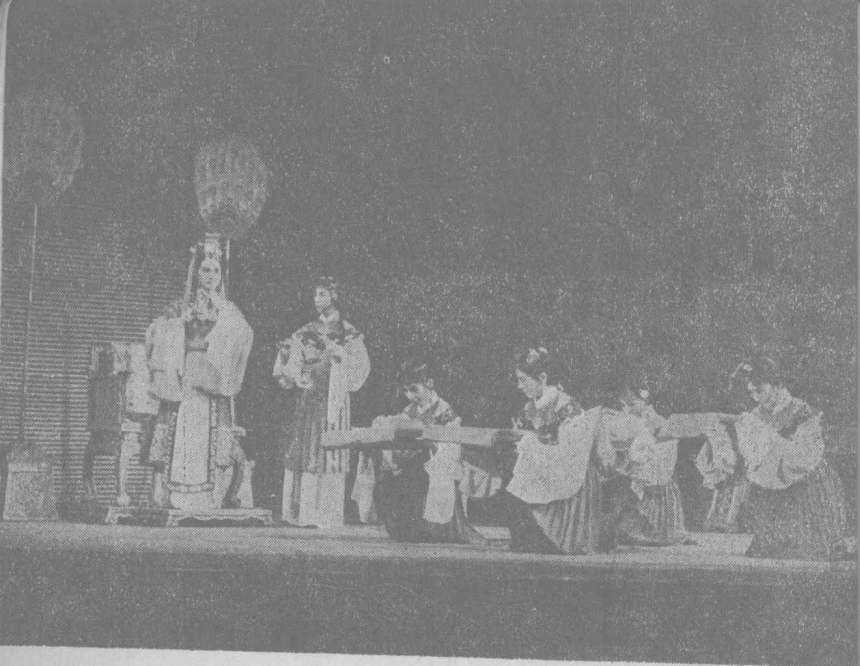
演出后,上海文汇报社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以及北京的同志們邀請了許多史学家、戏剧家开了多次座談会,提了很多宝貴的意見,特別是領導上具体而細致的帮助使我們获益很多,除衷心感謝外,我們尽最大的努力将大家的意見吸收在这个剧本中。如第一場对老尼的反抗,第二場对王皇后的斗争都作了重点修改,使武則天的形象更完整些。李哲被廢为廬陵王原来綫索不清,現在增写了一場。苦恼的是戏愈改愈长了。在三小时左右的演出中要把武則天四十余年的政治生活体现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为了提高剧本的质量,衷心希望讀者給我們提出宝貴的意見,帮助我們今后再作修改,使这个粗糙的作品能逐步臻于完善。

作者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二場



第 八 場

上海越剧院演出《則天皇帝》剧照

人 物

武媚娘——即一場中的妙祥，二場中的武宸妃，三場中的武皇后，四場中的武太后，六、七、八場中的武則天。

妙 貼——即二場的墨珠。

妙 禪——安業寺小尼。

妙 禪——安業寺小尼。

老 尼——安業寺主持。

唐高宗——李治。

王皇后——唐高宗妻。

刘承德——王皇后宮內太監。

上官儀——大臣。

徐敬業——大臣。

太子賢——李賢。

李 哲——三場時為英王，四場時為唐中宗，以後几場時為廬陵王。

徐有功——大臣。

許敬宗——大臣。

李义府——大臣。

韦皇后——李哲妻。

韦玄贞——国丈，韦皇后父。

李孝逸——大臣。

徐敬猷——徐敬业弟。

魏思温——失意政客。

骆宾王——失意政客。

李中臣——失意政客。

假太子

陈敬之——扬州长史。

狄仁杰——大臣。

张柬之——大臣。

武承嗣——大臣。

杨芝秀——女状元。

上官婉儿——上官仪孙女。

李祿进——许昌尹。

志明——女尼。

李文华——小千户。

内侍四人

宫娥四人

歌女八人

小尼若干

大臣若干

叛军若干

僕从若干

卫士若干

場 次 時 間

- | | |
|-----|-----------------|
| 第一場 | 唐、永徽五年春(公元六五四年) |
| 第二場 | 永徽六年春(公元六五五年) |
| 第三場 | 上元元年中秋(公元六七四年) |
| 第四場 | 光宅元年二月(公元六八四年) |
| 第五場 | 同年数月后 |
| 第六場 | 同年距前場一月后 |
| 第七場 | 同年距前場三月后 |
| 第八場 | 圣历元年秋(公元六九八年) |

第一場

時 間 唐，永徽五年春。（公元六五四年）

地 點 長安安業寺內。

人 物 妙祥（即武媚娘，后来的武則天），妙禪 妙祐
妙禪 老尼 小尼若干人 唐高宗（即李治）

王皇后 內侍甲、乙、丙、丁 宮娥甲、乙、丙、丁

〔幕啟：寺內大殿上矗立着三世如來“妙相莊嚴”，同时又掩不住陰暗、空漠；半明不灭的長明燈光影飄忽；蜡台上紅燭半殘，爐內余烟繚繞。〕

〔正是惱人的春天，晚鐘斜陽時刻。繁急的木魚聲夾着幾點鐘聲，誦經的聲音顯得那麼干枯和空乏無力。〕

〔幾個年輕的女尼——妙祥、妙禪、妙祐、妙禪各端坐在蒲團上做“晚課”。〕

〔妙祥面對着經卷，但心不在焉地敲着木魚，在癡思着什麼。有頃，她倏的站了起來，象尋找什麼，她到案桌上找着了一支朱筆，回到座前，要找張紙寫下什麼來，但找來找去找不到。她

一眼看見經卷，調皮地笑了笑，就在經卷上寫了下來。寫畢，把它撕了下來，獨自在那里吟哦。

〔老尼悄悄地走上来，但已被小尼发现，念經的声音突然高了起来。〕

〔妙祥即把經卷翻过，放在面前，拿起木魚槌高聲誦經。〕

〔老尼冷然的眼光扫过她們，口里念着佛号，过場而下。〕

〔妙祥烦躁地敲着木魚，她越敲越重，恨不得把木魚都敲破似的。妙祐惊愕地看着她，突然“叭”的一声，妙祥把木魚槌一敲两段，槌头飞了出去。妙祥吃了一惊，另一小尼叫了起来，妙祥自己也先是一楞，繼着格格地笑了起来。〕

妙 祥 （丢掉半截木魚槌，站了起来，高兴地）好呀！这样，就省得再念什么經了！

妙 祐 师兄！你——

妙 祥 （打断她的話）什么师兄，师弟，你又来了！（亲昵地命令）叫我姊姊！

妙 祐 （无可奈何）姊姊！

妙 祥 （高声地）喂！

妙 祐 你怎么了，把槌都打断了？

妙 祥 我心里煩！（見大家愕然地看着自己，不觉又格格地笑了起来）你看你們傻里傻气的样子！来，不要

念了，陪我玩！（去把每人的經卷都合上了）

妙禪 師父要來查看的！

妙祥 她不是剛走過去嗎？

妙禪 听不見我們聲音，馬上就會來的。

妙祥 不管！來，過來！（幾個人都走近她）我剛才又想了幾句詩，來，念給你們听。（她把經卷打開）

妙禪 呀！姊姊！你怎麼把經卷都撕了？

妙祥 那有什麼！

妙禪 阿彌陀佛，姊姊，罪過的！

妙祐 不要打岔，听姊姊念。

妙祥 （念詩）紅紫競東風，

和鳴百鳥同。

春韶付閑寂，

經卷損芳容。

錦鱗游上下，

乳燕舞差池。

愿化麒麟足，

青雲八表馳。

〔這時妙祐突然走了開去。〕

妙祥 妙祐，做什麼？

妙祐 我難過！

妙祥 傻丫頭，我不好，惹起你傷心了？

妙祐 不，你說了我們的心裏話。姊姊！

（唱）佛家生涯非人過，

朝朝暮暮念弥陀，
耳边单听木鱼声，
眼前只对泥神座，
青灯黄卷红颜老，
暮鼓晨钟把青春误，
倒不如陪葬先皇进坟墓，
强如这似水年华等蹉跎！

妙 祥 你这样想嗎？
妙 祐 岂止我这样想，妙禪姊也这样想。
妙 禪 唉！

(唱)只怨今生命太薄，
生来处处受管束，
宮廷內王法般般严监督，
庙堂中佛戒条条胜牢獄，
值日太监象鬼恶，
佛殿主持比蛇毒。
說什麼今生已休修来世福，
来世渺茫难捉摸，
女儿怎似男儿乐？
生为女儿命自薄！

妙 祥 你真相信那老太婆的話？命在哪里呀？既看不見，
又摸不着，信它做什么？

妙 禪 姊姊，反正是命也好，不是命也好，人生在世一場
夢，我們又是做不完的惡夢！

妙 禪 (走过去,无限爱怜地)妹妹呀!

(唱)慢道是人生在世一場梦,

梦里的乾坤大不同,

貧苦的是家徒四壁,

豪富的乃八面威风,

帝皇家有粉黛三千,

女儿家要从一而終,

为什么他人做的是綺麗梦,

只到你我就成噩夢?

且莫怨上蒼何不公,

女子何輕男何重;

妹妹呀!非干命、不是梦,

且收起眼中泪、心底痛,

天生我才必有用,

帝王将相本无种,

总有一天呀!

要突破樊籠飞彩鳳,

击碎玉柱走蛟龙。

[不想这些话,反而引起妙禪更大的伤感,抱住了妙祥哭了起来。

妙 禪 (凄厉地)姊姊!

[这时,老尼早就悄悄地上来,看在眼里。

老 尼 好呀!你们在做什么?(习惯地)阿弥陀佛!

[妙祐、妙禪、妙祺慌忙地回到自己座上,只妙